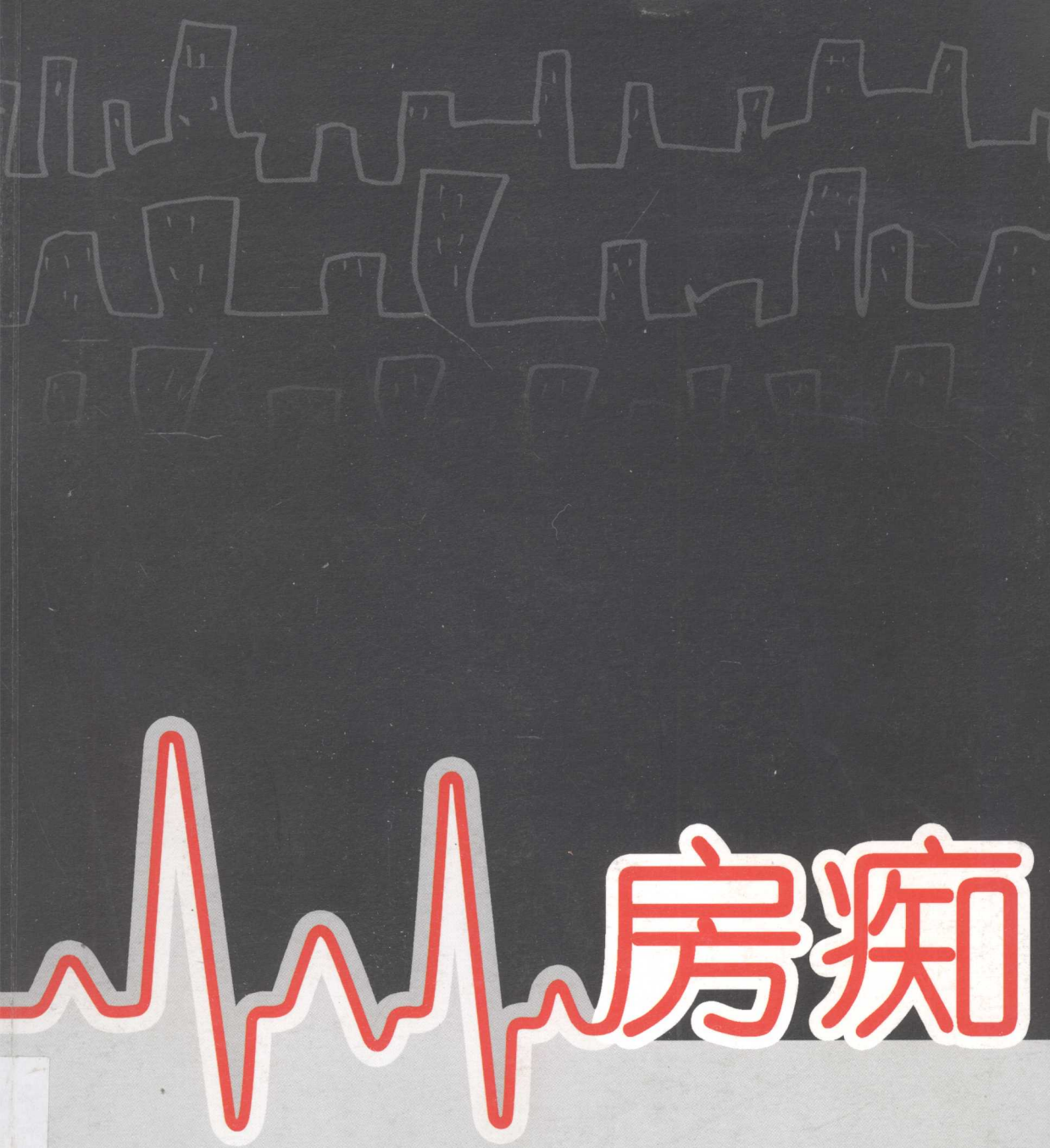




房痴

一位房产中介从业者的

苦乐沉浮

一对小夫妻的

艰难筑巢之路

邱德军
著

——
长篇小说
——

山东大学出版社

014012040

I247.5
3638

邱德军
著

长篇小说



房痴

一位房产中介从业者的
苦乐沉浮
一对小夫妻的
艰难筑巢之路



北航

C1699136

1247.5
3638

山东大学出版社

010210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痴/邱德军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607-4796-5

- I. ①房…
- II. ①邱…
-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9764 号

责任策划:刘森文
责任编辑:王桂琴 刘森文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6.5 印张 503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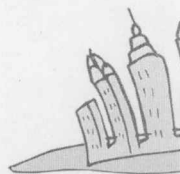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房痴

目录

第一章	金屋藏娇	1
第二章	租房情缘	8
第三章	另谋出路	20
第四章	乔迁之累	32
第五章	蜗居之所	47
第六章	阔房之梦	57
第七章	父母来城	64
第八章	艰难抉择	78
第九章	见习中介	92
第十章	意外收获	105
第十一章	两难境地	119
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	132
第十三章	看房奇遇	147
第十四章	好人难当	159
第十五章	明争暗抢	183
第十六章	开盘记事	197
第十七章	买房风波	214
第十八章	艰难筹款	229
第十九章	竭尽所能	244
第二十章	欲速不达	257
第二十一章	住院小记	276
第二十二章	暗流涌动	291
第二十三章	波澜迭起	304
第二十四章	余波未平	320
第二十五章	生存转机	332
第二十六章	改弦易辙	343
第二十七章	新店开张	357
第二十八章	曙光乍现	369
第二十九章	情感波折	382
第三十章	风云突起	391
第三十一章	心潮难平	404
第三十二章	尾声	415



第一章 金屋藏娇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神秘地问欧芡芡，她丈夫是不是几年前就在偏远的城郊买了一套大房子，欧芡芡一脸茫然。朋友不无惋惜地摇摇头，委婉地提醒欧芡芡不要只顾忙生意而忘了照看自家后院……

也许朋友只是酒后失态，调侃她，欧芡芡当时并没有把朋友的话放在心上，但过后她突然想起这件事，心中立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想，朋友像是有意说给她听的，这事必有蹊跷。丈夫伊望冈虽官职不高，但因在新翻市市局要害部门工作，求他办事的人很多，他经常借口单位应酬多，直至午夜才回家，甚至有几回干脆在外面留宿，欧芡芡问他原因，他总是闪烁其词。朋友的提醒让欧芡芡疑虑重重，一个她一直不敢想的念头在她心头萦绕，难道真如朋友所说，丈夫有了“小三”，背着她在外面“金屋藏娇”？

欧芡芡越想越气，回想近年来的人生历程，更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前几年，她在丈夫的鼓动下，主动放弃了一家外企的会计主管工作，“下海”开了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说是开发公司，其实跟个体中介没啥区别，说白了就是家“皮包公司”或“空壳公司”。欧芡芡名义上是总经理，但重大事情都必须向丈夫请示，因为公司所开展的业务都属于丈夫伊望冈职权管辖范围。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人，做的业务只是揽揽工程、转包发包，或帮人跑手续、提供咨询服务，但收益颇丰。几年下来，公司已渐成规模，欧芡芡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有些房地产“大鳄”也主动送“业务”给她，再三向她示好，求她帮忙疏通关系。

虽说欧芡芡对房地产业务仍不是很精通，但她耳濡目染，对本地的楼市状况并不陌生，哪里还有空地亟待开发，哪里的新建楼区即将开盘，都了如指掌。欧芡芡怎么也没想到，丈夫在她眼皮底下私购了房产，她竟然毫无察觉，这怎能不让她这个专门做房地产生意的“大姐大”颜面大失，气愤难平！欧芡芡想，绝不允许自己的丈夫背叛自己，更无法容忍他包养“小三”！这事要是让同行和下属们知道了，她脸上会很没面子。欧芡芡把“亲信”秘书小钱喊到自己的办公室，要他火速查清丈夫涉嫌包养“小三”的事，并要小钱务必严格保密。善于察言观色的小钱马上明白了欧总的意思，拍着胸脯说一定把这事办好。小钱随即马不停蹄地展开了秘密的“探访”工作。

经过小钱多方打听，事情终于有了眉目，欧芡芡的丈夫伊望冈果真在偏远城郊有一套住房，不过，所谓的“城郊”经过连年开发，已经变得非常繁华，房价也鼓着劲儿往上蹿……听了小钱的汇报，欧芡芡脸色变得很难看，



紧皱着眉头呆了许久，霍地一下站起身，使劲拍了一下桌子，气呼呼地走出公司办公大楼，驱车向丈夫的“金屋”赶去。她要看看“小三”长啥模样，像不像“狐狸精”，到底有啥魅力，竟然把丈夫的魂给勾了去！

几番周折，欧芡芡终于找到了丈夫的那套房子，她定了定神，试着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位漂亮年轻的少妇。少妇疑惑地盯着欧芡芡看了看，问她有何事。欧芡芡上下打量少妇几眼，下意识地点点头，心想，怪不得丈夫会动心，眼前的这位女人确实漂亮。不过让她费解的是，就凭少妇的漂亮脸蛋，完全可以去傍一位年轻潇洒的“大款”，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跟自己丈夫勾搭上的！欧芡芡“嗤”地一声冷笑，露出一脸不屑的神情。

少妇看看正在愣神的欧芡芡一眼，问：“大姐，你是来推销保健品或化妆品的吧？对不起，我不需要！”说着，就要关门。欧芡芡急了，赶紧亮明自己的身份，说有重要事要找她谈。少妇半信半疑，又好奇地上下打量欧芡芡几眼，摇摇头说：“对不起大姐，我不认识你，我家里还有事，恕难奉陪！”欧芡芡慌了神，猛地推开房门，闯了进去，差点把少妇闪个趔趄。少妇用手指着欧芡芡吃惊地问：“你，你想干什么？再这样，我要报警了！”欧芡芡灵机一动，板着脸说：“我是你丈夫的朋友，真的有事要跟你谈，只说几句话，咱们都是女人，你不用害怕，你要是感觉在家里说话不方便，那咱们到外面的咖啡厅去谈吧！”少妇“哦”了声，还是有些不放心，小声问欧芡芡：“你想和我谈什么？”“到了你就明白了，快走吧！”欧芡芡朝少妇神秘一笑。听说眼前的这位颇有几分姿色几分威严的自称某公司老总的女人要和她谈关于自己丈夫的事，少妇预感到事情的重要性，终于答应了欧芡芡的请求，随欧芡芡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

入座，欧芡芡点了两杯咖啡，看看少妇，开门见山地说：“咱们都是女人，或许都能理解做女人的难处，也能做到体谅对方，希望我们能冷静地处理好这件事，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各自的工作、前途和幸福，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识我丈夫的？”少妇吃了一惊，问：“你丈夫，你丈夫是谁？呵呵，我正想问你哩，你刚才说你是我丈夫的朋友，不知道你是咋认识我丈夫的，我咋从没听他提起过你呢？”欧芡芡“扑哧”一笑：“嗨，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啊，根本就不知道你丈夫是谁，我只关心我的丈夫，我再问你一句，你和我丈夫是咋认识的？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少妇又是一愣，吞吞吐吐地说：“你，你这是啥意思，我，我……”欧芡芡不耐烦地摆摆手打断少妇说：“小姐，你不用装糊涂了，这个还用我提醒你吗？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谁的，你自己心里难道不清楚吗？”“你，你，你是说，你丈夫的房子，还是我丈夫的房子……”

见少妇还是不明就里，欧芡芡沉思片刻，哭笑不得地摇摇头说：“明人不做暗事，说吧，你想要什么条件，才可以永远不再纠缠我丈夫？”“什么，纠



缠你丈夫？”少妇若有所思，“扑哧”一下乐了：“大姐，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我根本不知道你丈夫是谁，我叫肖茹，我丈夫叫江豪，我们结婚不到两年，一直非常恩爱，房子也是两年前才买的，看你怒气冲冲的样子，一定是怀疑你家大哥在外面包养了女人吧？”肖茹叹口气，感叹道：“唉，有些男人有了钱就变坏，从不为自己的妻子、孩子和家庭着想，他们倒是逍遥自在了，却把我们女人害苦了！大姐，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只是希望你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把气撒错了目标！”欧芡芡一听，呆住了。

迟疑良久，欧芡芡定定地看着肖茹，一字一句地问：“我丈夫姓伊，叫伊望冈，你，真的不认识我丈夫？”“大姐，你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虽然我们刚刚认识，但我感觉你这人也很实在，我把我们夫妇的真实姓名都告诉你了，我们夫妇到底为人咋样，你可以随便去打听，话说到这份儿上，难道你还不放心吗？”肖茹端起杯，喝了口咖啡，笑着说。“那，那房子呢？真是你们自己买的？”欧芡芡糊涂了，小钱明明已经查明这套房子是丈夫买的，为何肖茹硬说是她家的呢？

见欧芡芡一脸疑惑地又在愣神，肖茹感觉有些好笑，忙提醒她说：“房子是我丈夫江豪买的，房产证就在家里搁着呢！唉，大姐呀，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你丈夫到底在哪买的房子，你打个电话一问不就知道了吗？”欧芡芡眼睛一亮，从包中麻利地摸出手机，熟练地按下一串号码，刚要拨打，又停下了。欧芡芡把手机拿在手里掂了掂，看看肖茹，尴尬一笑说：“对不起，如果这真是个误会，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欧芡芡招手把服务生喊了过来，甩给服务生两张百元钞票说：“不用找了！”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望着欧芡芡离开的背影，肖茹一时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回到公司，欧芡芡马上把小钱喊过来，没好气地说：“小钱呀，那套房子到底是不是我丈夫买的？现在住在房子里的人到底是谁？你仔细查访过了吗？”小钱吃了一惊，苦笑着说：“欧总，您放心，您吩咐我的事我哪敢不用心！我费了好多周折才打听清楚，那套房子是您丈夫用您孩子的名义购买的，听说房子空了好长时间，至于现在有没有住人，我不是很清楚……”

小钱试探着看看欧芡芡，小心地问：“欧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欧芡芡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呵呵，我想，我想问，这事伊主任难道半点消息也没向您透露吗？”欧芡芡从鼻子里出口气：“你指的是房子，还是女人？我去拜访过了，那里的确住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我跟她已经做了‘正面交锋’，她说房子是她丈夫买的，她丈夫名叫，哦，叫什么‘江豪’来着，她还说有房产证可以证明！”小钱一听，皱起了眉头，自语道：“竟有这事？啧啧，他们不会都在对我说谎吧！”

欧芡芡哭笑不得地摇摇头，非常温和地对小钱说：“小钱呀，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我们家私事，闹不好会影响家庭和睦及夫妻感情，虽然我和你



伊哥闹过不少矛盾，我也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传言，但我始终没有发现他‘不轨’的任何蛛丝马迹，我相信，他即使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拿不准的事千万不要乱说！”小钱连连点头：“欧总，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若是还信得过我的话，就让我暗中再去核实一下吧……”小钱用期望的眼神看着欧芡芡，希望能得到她的肯定答复。欧芡芡沉思片刻，摆摆手对小钱说：“好了，这事到此为止，你不用管了！”小钱马上明白了欧总经理的意思，“哦”了一声，借口还有别的事趣趣地离开了。

小钱走后，欧芡芡双手扶着额头，沉思起来，看来，那房子十有八九是丈夫买的，至于丈夫有没有包养“小三”，还有待调查。想到这里，欧芡芡“扑哧”一声笑了，她觉得丈夫私下买房倒不是坏事，自己也曾动过这样的念头，只是，丈夫不该瞒她这么久。欧芡芡决定晚上和丈夫好好谈一谈。

欧芡芡推掉所有应酬，晚上早早赶回家，亲手给丈夫做了几个他爱吃的菜。丈夫伊望冈本来说好要按时回家吃饭的，没想到临时有约，等他陪客人吃完饭，回家时已是十点多。丈夫不在家，欧芡芡没了胃口，随便扒了几口饭，半躺在床头翻看报纸，见丈夫回来，赶紧起身，给他倒了杯热水。

伊望冈喝得有点多，摇晃着身子走到妻子面前，本想习惯性地数落妻子几句，但看到她破天荒地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愣了一下，话到嘴边又赶紧打住了。伊望冈定了定神，看看妻子，见她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嬉笑着问：“欧总，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谈吗？想谈什么呀？”欧芡芡白丈夫一眼，撇撇嘴说：“没事，近段时间，你我应酬都很多，咱们有好几个月没一块共进晚餐了吧？呵，你也有好长时间没吃我亲手做的菜了！我本想……算了，你今晚喝多了，洗洗早点睡吧！”伊望冈“哦”了声，嬉笑着凑上来要亲欧芡芡。欧芡芡用巴掌推开丈夫的脸，连声说：“不要，满口的酒味，熏死了！”伊望冈像个顽皮的孩子一样朝妻子做个鬼脸，摇晃着肥胖的身子跑进了卫生间。

过了约摸半个小时，伊望冈才洗漱完毕，跌跌撞撞地走进卧室，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听着丈夫如雷般的鼾声，欧芡芡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索性起身裹着睡衣走到阳台上，望着窗外灯火阑珊的夜景，思来想去。

欧芡芡突然感觉自己是那样猥琐和渺小，她不知道暗中猜忌丈夫到底是对还是错！丈夫出身贫寒，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诚实厚道，耿直而不乏睿智，严谨而不乏豪迈，她正是看上丈夫这一点，才不顾家人的阻挠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他。然而，现实却不像自己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结婚后，欧芡芡发现丈夫身上有很多缺点，懒惰迂腐，傲慢霸道，“大男子主义”观念严重，有时也显得非常脆弱、自卑、颓靡、优柔寡断，做事消极拖沓，没有“主心骨”似的。但自打欧芡芡在已退居二线的爸爸的帮助下，费尽周折帮丈夫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调入市局要害部门工作后，丈夫的脾性很快就有了变化，凭借着聪明才智，到局里工作不到一年就得到了领导赏识，被提升为部门主任，



从此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圆滑世故，高深莫测，在家里从不谈班上的事，欧芡芡也懒得过问。

后来，夫妻之间渐渐达成默契，就是很少过问对方单位上的琐事，心照不宣地各自应酬，保守着各自的“秘密”。虽然两口子为了家庭琐事不止一次争吵过，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出现危机。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住上了大房子，买上了豪华轿车，辛辛苦苦构建的“家”也变得越来越宽敞、温暖和舒适。现在，儿子已经被送到国外读高中，将来若学有所成，必定会成为家族的荣耀。夫妻俩的事业正处于发展顶峰，欧芡芡想不明白，丈夫还有啥不满意的，竟背着自己偷偷在外面买房子，如果单纯是为了投资，还可以谅解，如果像外人谣传的那样……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必须把事情搞清楚，她想。

秋末的新翻小城已经开始显露入冬的寒意，一阵冷风袭来，欧芡芡不禁打了个寒战。欧芡芡转身走进卧室，吃惊地发现丈夫伊望冈已经醒了，正坐在床边端着水杯发呆。

“你醒了？这才刚过午夜哩，再睡会儿吧！”欧芡芡在丈夫身边坐下来，关切地叮嘱道。伊望冈有气无力地抬起头：“嗯，昨晚喝多了，睡了一觉感觉非常口渴，起来喝了口水，再也没了睡意，怎么，你一直没睡吗？”欧芡芡点头说：“既然都睡不着，不如唠会嗑吧！有件事我昨晚就想问你，看你喝多了，没顾上说……”欧芡芡犹豫了一下，盯着丈夫问：“老公，你老实跟我说，几年前你是不是以儿子的名义买了套房？”伊望冈吃了一惊，手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水杯差点掉到地上，紧张得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这，那，你是怎么知道的？不，不可能，你想想，我怎么能……”

欧芡芡一把将丈夫手中的水杯夺过来，使劲往床头柜上一放，没好气地问：“怎么，到现在你还想瞒我，你不会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了吧？”伊望冈嘿嘿一笑：“没有，绝对没有！老婆，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唉，老婆呀，不要听风就是雨嘛，你信外人的话，还是信我的话？”欧芡芡摆摆手打断丈夫：“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是没有在外面胡来，他们绝不会这样说你！”伊望冈急了，霍地一下站起身，使劲拍下胸脯，抬高嗓门说：“老婆你听好了，老天在上，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你这人也是的，无中生有的事，干吗非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呢！”“呵，你倒有理了，既然你没有私心杂念，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新翻河小区C区18号楼3单元6楼那套一百八十平米的房子是怎么回事？里面住的漂亮女人又是谁？哼，我看这几年你是长本事了，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别忘了，你那破职位是我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你争取来的，就凭你那点本事，哼……”欧芡芡也站起身来，用手指着丈夫的鼻子气呼呼地说。“这，啊，嗨……”伊望冈没了底气，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双手抱头，一副痛苦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伊望冈猛地抬起头，带着哭腔说：“老婆，求求你了，不要再追问下去了好不好，请相信我，我不想让你知道，一定有我的理由！”伊望冈说完，一把拉住妻子的手，眼巴巴地看着她。欧芡芡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窝中打转，她赶紧把脸转向一边，抹把眼泪，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你也许有难言之隐，但是，我毕竟是你的妻子，这事你不能瞒我！”一听这话，伊望冈手猛地抖了一下，触电似地缩了回去。

迟疑良久，伊望冈终于长长地吁了口气，把妻子拉到床边坐下，苦笑着说：“好吧，那我把实情告诉你，你掂量着办吧！那房子是一位求我办事的老板以变通的方式卖给我的，我名义上是购买，但只是象征性地出了几万元，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我怕出事，一直没敢告诉你！”“你，你，唉，这明摆着是受贿嘛！你胆子也真够大的，以我们这里的房价来算，那么大的房子，能值一百万吧？万一到时东窗事发，我看你怎么交代！”欧芡芡欲哭无泪地看着丈夫，不住地摇头叹气。“嗨，老婆你也太小心了，这样的事你也没少办，钱也没少收嘛……”伊望冈不屑地瞥了妻子一眼，小声嘟哝了一句。“你脑袋被门夹了还是被驴踢了，咋这么糊涂呢！不管怎么说，我收的那叫劳务费、中介费，而你呢，是公职人员，不能随便收取人家财物的，你那是受贿，懂不懂？闹不好会坐牢的！”欧芡芡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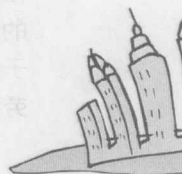
伊望冈开始低头不语。欧芡芡看着丈夫，欲哭无泪。原以为那房子是丈夫私下购买的，那样的话，反倒是件好事，但事与愿违，没想到竟生出这么多变故，她心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样，感到阵阵疼痛。欧芡芡挨着丈夫坐下来，脑中一片空白。两人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坐着，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欧芡芡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一把抓住丈夫的肩膀，盯着他的眼睛问：“你跟我说实话，现在那房子里住的漂亮女人，对，就是那个自称肖茹的女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她说房子是她家的？难道……好啊，你是不是把房子转送给她了？或是卖给她了？”伊望冈吃了一惊，略作迟疑，突然“扑哧”一笑：“你胡说什么，哪有什么漂亮女人，房子空了老长时间，我觉得有点可惜，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给了一个小伙子，并跟他一口气签了五年的租赁合同，那个小伙子每月都会准时把租金打到我特意开设的账户里，房子租出去后，我懒得去管了，几乎一次也没去过，对了，租赁合同我记得随手塞到书橱里面去了，我这就拿给你看！”

伊望冈在书橱里翻找一阵，终于从一本厚书中翻出了那份折叠的租赁合同。欧芡芡迫不及待地一把抢到手中，几个扎眼的字立时跃入眼帘，租赁者：江豪。江豪，好熟悉的名字，对了，这不就是肖茹的丈夫吗？欧芡芡哭笑不得地摇摇头，看来丈夫并没有说假话，那房子已经被丈夫租给了江豪，租房时江豪还没有结婚！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但欧芡芡这时仍感觉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不知道是喜还是忧。伊望冈尴尬地看看妻子，小声嘟哝道：



“也许，呵呵，房租当时要的是有点低了，不过也无所谓，房子毕竟不是我通过正常渠道买来的，我当时认为房子像烫手的山药，就没多加考虑，一心想着尽快把它租赁出去，嗨，反正是白捡来的房子，闲着也是浪费，能多赚一分是一分嘛……”说到这里，伊望冈苦笑一下，偷眼看看妻子，只见妻子板着脸，紧咬嘴唇。伊望冈本想继续解释下去，赶紧打住了。

迟疑良久，欧芡芡突然把租赁合同使劲往地上一摔，用手指着丈夫的鼻子说：“你，你，唉，让我说你什么好……”说着转身走进卧室。伊望冈紧跟着走过去，小心地说：“老婆呀，你千万别生气，这不是什么光彩事，想捂还来不及哩！要是扯出什么瓜葛，让街坊四邻知道了，到时恐怕我的那点丑事就藏不住了，为了我，不，为了咱们儿子，你也得帮我保守秘密啊……”欧芡芡猛地转过身来，无奈地撇撇嘴，狠狠地瞪丈夫一眼说：“你呀，就知道关心你自己！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不是你我想捂就能捂住的，听天由命吧！唉，这么大个人了，还让人操心，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摊上你这个不争气的男人！”欧芡芡说完，又猛地扭过头去。伊望冈努努嘴，小声嘟哝道：“啧啧，还好意思说我哩，估计你自己也高尚不到哪里去吧，这几年你跑房地产，我就不信……”“不信什么？你再说一遍！”欧芡芡回头气呼呼地质问丈夫。伊望冈身子不自觉地抖了一下，赶紧低下了头，不再言语。



第二章

租房情缘

自打欧芡芡从丈夫那里了解到房子的真实情况后，心里总有个疙瘩，整天愁眉苦脸的，不愿搭理丈夫。丈夫自知理亏，不敢多问。这天欧芡芡坐在办公室里闲着无事，又突然想起让她揪心挂肚的那套房子，她想，不管怎么说，房子毕竟是丈夫买下来的，现在市区的房价仍像一股强劲暗流一样不停地往上涨，房租也水涨船高，而丈夫却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给了那个来城里打工的穷小子，而且一租就是五年，真是亏大了！欧芡芡越想越恼，决定去找江豪谈一谈，看能不能把房租适当提一下。

急匆匆赶到那里，却发现江豪不在家，只有他媳妇肖茹在，欧芡芡只好委婉地把情况对她一说。肖茹仍不相信房子是丈夫租来的，只字不提房租的事。欧芡芡有些着急，但还是强作镇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她闲聊，关切地询问她家里的情况。肖茹并不避讳，有问必答。原来，江豪在一家公司干保安，上一整天歇两天，今天正好轮到他值班。肖茹则是一家企业的职工，企业效益不好，正面临“改组”或“下岗”，为了节省开支，单位决定，除了工作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外，像肖茹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天只能轮半天班，领半天工资。于是，肖茹闲在家里的时间就多了。

听肖茹的意思，他们夫妻两人工资都不高，物价却越来越高，所以生活时常捉襟见肘。本想跟肖茹说涨房租的事，欧芡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而这时肖茹心中正憋着气儿，她不明白欧芡芡为啥还要来找她，难道是她看好了这套房子？硬要据为己有？肖茹偷眼打量欧芡芡几眼，马上否定了自己的猜想，据说欧芡芡是本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老板，仅从穿戴打扮上就能看出她是有钱有地位的人，绝不至于沦落到跟人“抢”房子的地步。

肖茹终于忍不住，开门见山地问欧芡芡，话语中多了些讥讽的味道：“欧总，我不知道您再次找我到底是何用意，我已经明确地跟您说过了，房子是我们家的，希望您不要听风就是雨，误以为这是您丈夫‘金屋藏娇’的地方！我很希望咱们能成为朋友，能结识您这样的朋友，我求之不得！不过话说回来，朋友之间首先讲求的是信任，您这样会有失您的身份，让人笑话……”欧芡芡脸一红：“没根没据我不会来找你，我不明白，房子明明是我丈夫租给你们的，你凭啥老说是你家的？”欧芡芡环视一下房间，撇撇嘴说：“这么好的新房子，看你们都住成啥样了，真是太可惜了！”“你，你这是啥意思？房子当然是我家的，我有必要骗你吗？我家的房子，我爱咋住就咋住，不用你劳神费心！”肖茹有些生气，“哧”地一声冷笑。



欧芡芡像突然被刺痛了一样，瞪大眼睛盯着肖茹问：“你说房子是你家的，好，那你有证据吗？”“有，当然有！”肖茹转身去取房产证，突然又停下，警觉地看看欧芡芡，摇摇头说：“没必要拿给你看！对不起，过会我要外出，我劝你别再来找我，也别枉费心机了！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我对你家的私事不感兴趣，你要是对你丈夫不放心，最好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地把话说明白！”可能意识到这是在自己家里，话说过了头，对客人不好，肖茹马上变了一副非常谦恭温和的面孔，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欧芡芡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看肖茹不像是在说假话，难道是丈夫向自己撒了谎不成？欧芡芡苦笑一下，红着脸转身走出门，刚踏出门去，门就“砰”地一声被肖茹重重地关上了。欧芡芡回头看看，无奈地摇摇头，略作迟疑，随手从兜中摸出手机，拨通丈夫的电话，质问丈夫到底有没有说谎，丈夫沉默片刻，突然哈哈一笑：“房子当然是我买的，房产证就搁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白纸黑字，千真万确！那女人爱咋说就咋说，你何必跟她去较真呢！”欧芡芡扣掉电话，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她觉得丈夫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此事必定另有蹊跷！在楼道里呆呆地站了一会，欧芡芡转身“噔噔”跑上楼去，毫不犹豫地又一次敲响了房门。

肖茹打开门，见还是欧芡芡，没好气地问：“欧总，你，这是要干什么？”“对不起，我刚才打电话问过我丈夫了，我们有必要再对证一下！”说完，不由分说，推门走进房中。肖茹脸色变得很难看，她不明白欧芡芡到底想干什么，万一欧芡芡有什么不良的企图，娇小瘦弱的她根本无力应付。这样一想，肖茹不免暗自捏了一把冷汗。肖茹借口上卫生间，把水龙头故意开得很大，然后迅速拨打起了丈夫的电话，电话竟无法接通。

过了好久，肖茹才走出卫生间，笑呵呵地给欧芡芡倒了杯热水，在对面坐下来。欧芡芡看看肖茹，自嘲一笑说：“我想咱们还是不要盲目争辩了，麻烦你给你丈夫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一趟，咱们把话当面说清楚，若房子真是你们家的，我立马抬腿走人，以后再也不会来打扰！”肖茹马上明白了欧芡芡的意思，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打过了，他正在值勤，不方便接听电话！呵呵，欧总，说句您可能不太爱听的话，您好像想得太多了……”欧芡芡摆摆手打断肖茹，尴尬一笑问：“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丈夫，他真的没空回来吗？”肖茹下意识地点点头。欧芡芡很失望，说改天再来找她，说完便起身离开。肖茹不屑地白了她一眼，坐在沙发上没挪窝儿。

过了一会，肖茹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霍地一下站起身，匆忙追出门去，这时早不见了欧芡芡的人影。肖茹用手使劲拍下大腿。原来，刚才肖茹借上卫生间的空儿，打电话向丈夫求援，在打不通的情况下，她一咬牙打了报警电话，说不定民警马上就会赶到，而自己却没有把欧芡芡稳住！肖茹无奈地撇撇嘴，不时回头望望空空荡荡的楼梯，怅然若失。



正在肖茹不知所措的时候，两位民警在物业公司经理的陪同下找上门来。肖茹硬着头皮把详情一说，民警问明情况，简单做了一下笔录。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民警让物业公司经理确认一下房主的真实姓名。物业公司经理当即拨打起了电话。肖茹不时偷眼看看民警，心紧张得怦怦直跳。信息很快反馈回来，物业公司登记的住户是江豪，但从原开发商那里查到的购房者却是伊向远，到底原房主是不是在未办理过户的情况下把房子私下转手卖给了别人，一时还无法确定。肖茹一听急了，手忙脚乱地把“房产证”找了出来，拿给民警看。民警检查一番，没有看出异样。见房产证上面房主姓名一栏写的是“江豪”，民警点点头，叮嘱肖茹说：“等你丈夫回来，你们再进一步核实一下，如果房子真是你们通过合法途径买来的，而欧芄芄还纠缠不休的话，可以再打电话找我们！”民警又叮嘱物业公司经理一番，要他务必要做好小区安保工作。物业公司经理笑呵呵地连声说“好”。

民警离开了。肖茹拿着房产证看了又看，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涌上心头，冷不丁打了一个寒战，房产证“啪”地一声掉到了地上。肖茹手忙脚乱地拨打丈夫的电话，电话却总是提示“无法接通”。肖茹气不打一处来，每隔一段时间，就拨打一次电话，江豪非但不接，后来竟然直接关掉了手机。肖茹心中一沉，心想，难道丈夫已经对欧芄芄再三上门追问房子的事有所察觉？难道果真如欧总所说，房子确有隐情？肖茹焦急万分，决定亲自到单位去找江豪，当面问个明白。

急匆匆正要踏出家门，江豪突然打来了电话。肖茹没有多想，抓起电话，连珠炮似地质问起来：“你到底在忙什么？连个电话也懒得接？家里都快乱成‘一锅粥’了！有人找上咱们的家门，说咱住的房子有问题，民警也过来了，让你进一步核实一下情况哩……”肖茹说个不停，电话那头却没了动静，沉默许久，江豪才吞吞吐吐地答道：“老，老婆，房子，的确不是咱的，是租来的！等我回家再跟你细说吧！”“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肖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头一晕，一下瘫倒在地上。

肖茹怎么也没想到，江豪会骗她，用来安身立命并引以为荣的大房子竟然是租来的，她实在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当初布置新房时，江豪就极力反对装修房子，说什么他买房已经欠下一屁股债，实在没有多余的钱来装修房子，不妨过几年再说。肖茹说装修的事不用他操心，钱由她来筹集，江豪还是极力反对，也不知从哪请了位“风水先生”来家里看了看，说家中不宜装修，以免伤了龙气，动了风水，既然“风水先生”这么说，肖茹就信了。现在看来，江豪当初说的应该全是谎话。

肖茹慢慢地站起身，禁不住好奇地打量起她住了近两年的房子，心中突然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自语道：江豪呀江豪，当初我就是看好了你买的这套房子才对你动了心思，决心嫁给你的！那时你个头不高，有点瘦小，但在我



眼里，你是那样高大，我敬重你，佩服你，从没因为你是个乡下来城里打工的，就另眼瞧你，因为你是个有胆识、有魄力、年轻有为的男子汉，你能抓住时机早早置办下新房，多了不起啊，很多城里的有钱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一切竟然只是个一触即破的肥皂泡……肖茹长长地吁了口气，只觉得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这时，手机铃声突然疯一般地响了起来，肖茹有气无力地摸起手机来，一看是丈夫打来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毫不犹豫地扣掉了电话。接连几次，都是这样。肖茹感觉自己的心已经被丈夫伤透了，更被他那花言巧语给骗怕了，她不想再听丈夫解释什么，她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把前前后后梦一般的经历好好地梳理一下。

正当肖茹焦虑烦闷的时候，江豪急匆匆地赶回了家，嬉笑着问妻子为啥不接他的电话。看到江豪，肖茹委屈地“哇”一声大哭起来。江豪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呆在一边不知所措，吞吞吐吐地解释道：“对，对不起，上，上午有领导来公司检查，所有保安全部上岗值勤，我好不容易瞅着领导们蜂拥着去了酒店，才软缠硬磨向股长请了假，赶回家来……”“我不想听你解释这个，你老实跟我说，咱家的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肖茹抹抹眼泪，没好气地问。“房子，什么房子呀？你不要吓唬我好不好，我这人胆挺小的，听说派出所来了人？是为房子的事吗？看把这事给闹的，多大点事啊，咋把派出所也给惊动了，你为啥不提前知会我一声呀！”

肖茹站起身，手忙脚乱地把房产证拿过来，使劲往江豪面前一摔，气呼呼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不是我吓唬你，是有个叫欧芡芡的女人硬说房子是她家的，三番五次追上门来讨说法，没办法我才报了警……”江豪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迅速用脚把房产证踢到沙发底下，眉头紧皱，露出一脸痛苦的样子。肖茹马上明白了七八分，气得手发抖，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你，你，嗨，难道房产证是假的？你，你是故意做假证来骗我的？天啊，我一心一意疼你爱你，死心塌地和你过日子，没想到你竟然这样骗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这样作践我！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肖茹忍不住“呜呜”地大哭起来。江豪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弓起身子尴尬地看着妻子，待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肖茹哭了一会，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咬着嘴唇，把头扭向一边，不时发出轻微的抽泣声。江豪小心地把纸巾递过去，肖茹没好气地一把推开。江豪小声嘟哝道：“对不起，是我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伤了你的心，不过，我当时是为了你才这样做的，我一个打工的，如果在城里没有房子，哪有资格娶你这么漂亮的老婆啊……”“为了讨老婆就可以做假证骗人呀？你不怕别人追究你的责任呀？做了错事，还有脸说是为了我，你若真是为我着想，就不该这么做！”肖茹一脸不屑地看看江豪，直摇头。江豪用手挠挠头皮，嘿嘿一



笑：“不好意思，当时我确实有点犯浑，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你就是打我骂我也没用嘛！”江豪停下，见妻子的脸色比刚才好看了许多，撇撇嘴说：“老婆呀，这事也不能全怪在我身上，你做事也不够冷静嘛！动不动就拿那个‘假房产证’来显摆，更要命的是，还煞有介事地报了警，这不是成心让我露馅难堪吗？”“你，你还有脸说，你做的跟真的一样，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去想！”肖茹使劲拍了一下桌子，把江豪吓了一跳。

肖茹长长地叹了口气，猛地站起身来，无心理会丈夫，只是嘟哝了一句：“哼，做了错事，不承认不说，还想狡辩，我算是看透你了，这日子没法过了！”随后便开始手忙脚乱整理起自己的行李来。江豪一看傻了眼，一个劲儿地赔不是：“对不起，是我错了还不行嘛！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大人不记小人过，放我一马吧！你要是走了，剩下我孤零零的有啥意思啊……”肖茹看都懒得看丈夫一眼，提着行李箱走到门口，突然又停下，回头环视了一下房子。江豪急了，追上去，带着哭腔怯声问：“老婆，你真的忍心撇下我走吗？我给你下跪，下跪还不行吗？”说着，江豪做出要下跪的样子。肖茹赶紧背过身去，鼻子一酸，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肖茹抹抹眼泪，一咬牙，“嘭”地一声打开门，拽着行李箱跌跌撞撞地向外走去。望着妻子离去的背影，江豪欲哭无泪，怅然许久。

妻子拽着行李箱离开后，江豪感觉家里立时变得空荡荡的了无生气。他懊恼不已，后悔不该做假证骗妻子。江豪愁容满面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无意中瞥见橱柜中仅剩的那瓶白酒，随手拿在手里，打开，树起瓶子咕嘟咕嘟灌进两口，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咚”地一声把酒瓶放到茶几上，自语道：“走了好，走了好呀！这样我就可以在家里尽情地喝酒抽烟了！哼，臭娘们儿，有啥了不起的嘛……”江豪突然停下，下意识地看看门口，长长地吁了口气。

江豪从兜中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把烟盒使劲往茶几上一摔，背往后一仰，然后美美地咂了口烟，对着天花板吐出一缕烟雾，一股袅袅的烟气顿时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江豪抽了会儿烟，摸索着把酒瓶拿在手里，咕嘟咕嘟又灌下两口，突然间猛地打了个喷嚏，刚喝进去的酒全喷了出来。可能是酒喝得太猛，呛着喉咙了，江豪感觉嗓子眼里火辣辣的难受，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江豪哭笑不得地摇摇头，又开始自言自语：“唉，老天爷是在惩罚我啊……”

江豪一边喝酒，一边吃烟，没一会儿工夫，半瓶白酒已灌进肚中。江豪抬头环视一下房间，无意中瞥见了墙上挂的结婚照，愣了一下，一股酸楚顿时涌上心头。江豪看着照片抽泣起来，一边抽泣，一边自言自语：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呀！他们说，我能娶上你这么漂亮的城里媳妇，那是祖坟上冒青烟，我在城里有了房子，娶了媳妇，村里人都夸我有本事，说我爹妈有



福气，从此后，我爹妈在村里腰杆挺得更直了，因为他们养了一个争气的好儿子……什么？说我骗你？哼，知道我为啥要骗你吗？那是因为自打你跟我第一次见面，你就开始转弯抹角地问我房子的事，你的那点心思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吗？你不就是担心我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嘛！为了讨好你，我才想法找人做了一个假的房产证，本想糊里糊涂地将就一时是一时，没想到你真拿它当回事了！啧啧，要是没有这房产证，估计你也不会下决心嫁给我，我看你就是个势利小人，把房子看得比人还重要，有房住就行了，干吗非要房产证……肖茹呀肖茹，为了你，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知道你闻不惯酒味和烟味，我在家里从不敢喝酒吸烟，在外面喝了酒吸了烟，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拼命地刷牙漱口，更要命的是，那个假房产证一直像个钉子一样悬在我的心里，让我经常感到恐慌！我在同事和朋友面前从不敢提房子的事，更不敢把他们领到家里来做客！好在这房子的主人是个很讲义气的哥们，自打他把房子租给我后，几乎一次也没来过……说到这里，江豪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禁不住回想起了那次租房的神奇经历。

那时，江豪刚来城里打工不久，在一家私人饭馆里给大厨打下手。饭馆老板很抠门，说好给他提供食宿，却总说租不到房子，害得他每晚都要在饭馆里用凳子搭床睡。饭馆的冷板凳又硬又不平整，硌得腰酸背疼，即使这样，老板还看他看不顺眼，总嫌他起得晚。领到第一月的薪水后，江豪决定自己去租间简易的平房住。他到处打听，费尽周折，骑着那辆借来的破自行车，几乎跑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像他这样的单身，要租一间价格低廉、只容下一张床就可以的小平房并不容易。

这天，他无意中看到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小区，一排排新楼房蔚然耸立，便好奇地走近去查看。小区还未完全建好，绿化带内仍堆有灰土和杂物。江豪顾不上看这些东西，好奇地抬头观望耸立的高楼，嘴中喃喃自语：“要是能住上这样的楼房该有多好呀！”“兄弟，是想来这里买房吧？”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话，江豪一愣，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腆着将军肚的胖子正笑呵呵地盯着自己。江豪打量胖子几眼，禁不住“扑哧”一乐，胖子一手拽着拖把，一手拿着笤帚，样子十分滑稽。江豪问：“大哥，做啥呢？我不是来买房子的，这里的房子我哪能买得起！我只想租间便宜点的小平房，如杂物间或车库，只要能住人就行，不知大哥您有没有？”胖子“哦”了声，上下打量江豪一番问：“你是……”江豪嘿嘿一笑：“我是从乡下来的，现在一家小饭馆里打零工，老板没有安排宿舍，所以我才出来找房子住。”胖子眼睛一亮，凑近江豪神秘一笑问：“我在这里刚买了套房子，闲着没人住，便宜点租给你，咋样？”江豪眼睛一亮问：“多少钱？”胖子摆下手：“嗨，我一看就知道兄弟是个实在人，反正房子闲着也是闲着，你看着每月给点就是了，三百二百都行！只是房子刚刚建好，稍显冷清了些，你要是愿意租我的房子，得先帮我把房子和

